

21 世纪
新畅销译丛

THE YELLOW
BIRDS
KEVIN POWERS

黄 鸟

〔美〕凯文·鲍尔斯 著
楼武挺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21^{世纪}
新畅销译丛

THE YELLOW BIRDS
KEVIN POWERS

黄 鸟

[美] 凯文·鲍尔斯 著 楼武挺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8-3337

THE YELLOW BIRDS

by

KEVIN POWERS

Copyright © Kevin Powers 2012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, COLERIDGE & WHITE LTD(RCW)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8 SHANGHAI 99 READERS' CULTURE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黄鸟/(美)凯文·鲍尔斯著;楼武挺译. 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8
(21 世纪新畅销译丛)
ISBN 978-7-02-014142-5

I. ①黄… II. ①凯… ②楼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86218 号

责任编辑 卜艳冰 周 洁
封面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889 毫米×1194 毫米 1/32
印 张 6
字 数 140 千字
版 次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142-5
定 价 48.00 元

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献给我的妻子

有只黄鸟
长着黄喙
轻轻落到
我的窗台

我用面包
哄它进来
狠狠敲爆
它的脑袋

——旧时美军进行曲

看不到未来的凶险，又易于遗忘曾经的灾祸，这是人类幸运的天性。凭借这一天性，我们度过短暂而险恶的一生；凭借这一天性，我们忘却痛苦的回忆和经历的悲伤。

——托马斯·布朗爵士

—
二〇〇四年九月

伊拉克尼尼微省塔法市

战争企图在春天杀死我们。天气转暖，伊拉克尼尼微平原上逐渐变得绿草如茵。我们在城镇外围低矮的山坡上巡逻：怀着坚定的信念翻山越岭，在茂密的草丛中择路而行；像拓荒者那样，顶着狂风艰难跋涉。我们睡觉时，战争匍匐祈祷，身上的一千根肋骨贴着地面；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向前推进时，战争在暗处瞪着白眼，虎视眈眈；我们进食时，战争忍饥斋戒。它交配、产崽，在烽火中繁衍。

接着，战争又企图在夏天杀死我们。炎热把平原上的所有色彩蒸发殆尽，烈日炙烤着我们的肌肤。战争派遣它的爪牙在一栋栋白色房屋的阴暗处设下埋伏。它把世上的一切都笼罩在白色的阴影之下，那情形，就像我们的眼睛蒙上了一层面纱。战争每天都企图杀死我们，但始终没有得逞。不过，这并非我们命大，只是一时侥幸而已。战争迟早会得到所能得到的一切。它有的是耐心，而且肆无忌惮、残酷无情，也不管你是受人喜爱还是令人厌恶。那个夏天，战争曾来到我的梦中，告诉了我它唯一的目标：不达目的，誓不罢休。我知道，战争迟早会得逞的。

到九月，战争已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人，并在坑坑洼洼的街道上留下无数尸体。这些尸体，有的被扔进胡同，有的堆在城外的山坳里，全都面部肿胀而发青，毫无生气。战争竭尽所能，企图杀光我们所有人：男人、女人及孩子。但它只杀了不到一千名像我和默夫这样的士兵。随着秋天来临，“一千”这个数字对我们仍具有某种

意义。默夫和我说定了，我们不想成为第一千名被杀死的士兵。要是在那之后死的话，死了也就死了，但那个数字还是留给别人当里程碑吧。

九月到来时，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任何变化。但现在回想起来，日后永远改变我一生的所有事情，正是从那时开始出现的。那天，塔法市天亮得似乎比平时稍晚一些。晨曦一如往常，在黑暗中勾勒出屋顶的边沿和弯曲的街道，并倾洒在白色和黄褐色的房屋上——那些房屋由灰砖砌成，盖着波纹形的铁皮或混凝土屋顶。一望无际的天空层云密布，有如一片墓穴。远处，从我们整年巡逻的山坡上吹来一阵微风。这股微风吹过城中那两座高耸的宣礼塔，穿过一条条胡同，惹得胡同里的绿色雨篷随之摇曳。接着，它又拂过城外光秃秃的泥土地，“撞”到稀稀落落的房屋上，消散了。我们的军队端着步枪，就在那些房屋里布防。我们排的位置在其中一处屋顶上。黎明前的晨曦中，排里的几个人只是几条灰色的影子。我记得那时还是夏末，一个星期天，我们在等待命令。

四天来，我们贴着沙子，缩着身子，一直趴在那处屋顶上。前几天的激战留下了大量弹壳，在我们身下铺了一地，一不小心就会打滑。刷成白色的矮墙下，我们把身子扭成奇怪的形状，挤在一起。与此同时，我们靠安非他命^①保持清醒，终日提心吊胆。

我撑起胸膛，让目光微微高过矮墙，然后透过步枪的望远镜瞄准器，扫视眼前那个由我们负责监控的世界。锡绿色的望远镜里，泥土地的那头横亘着一片连绵起伏的矮房子。我们所处的位置和塔法市其他部分之间隔着一片空地。由于连日激战，那片空地上横七

① 一种抗疲劳的药。

竖八地散落着许多尸体。那些尸体横在沙尘里，残缺、破碎、扭曲，白色的衣服被血液染成了黑色。刺柏和稀疏的草丛间，几具尸体冒着烟。清冽的晨风中弥漫着炭、机油和尸体混合燃烧的刺鼻气味。

我重新低下头，点了支“樱桃”，然后窝着手掌，挡住烟身，深吸一口，最后冲屋顶缓缓吐出烟雾。烟雾弥漫开来，接着升起，消散了。烟灰变得越来越长，挂了好长一会儿才掉落。

微弱的晨曦中，排里其他在屋顶的人开始推挤、蠕动。斯特林把步枪架在矮墙上，待命过程中不停地打瞌睡，一会儿睡着，一会儿惊醒。他不时地猛一点头，然后瞧瞧四周，看看是否被人发现自己在打瞌睡。天色逐渐变亮，衣衫不整的他冲我咧嘴一笑，接着举起扣扳机的手指，往自己的眼睛上抹了点塔巴斯科辣椒酱，以保持清醒。然后，他转回去，继续监视我们监控的那块区域。隔着军服，可以看出他身上的块块肌肉。

我右边的默夫一吸一吐的，听着好像很享受的样子。我跟他隔着一摊黑色液体。那摊液体非常难闻，而且看起来，似乎一直在不停地扩大。每隔一会儿，默夫就朝那摊液体吐口唾沫^①，动作非常熟练。对此，我早已习惯了。这时，他抬头，笑着问我：“来一点吗，巴特^②？”我点了点头。于是，他递过来一罐家乡寄来的“科迪亚克”^③。我弄了一撮，塞到下嘴唇和下牙床之间，并掐灭自己的香烟。默夫的湿鼻烟非常烈，呛得我眼泪直流。我也朝我们之间的那摊液体吐了口唾沫，然后清醒了。灰蒙蒙的晨曦中，眼前的城市逐渐现出全形。隔着尸体横陈的空地，对面那些房屋的窗户上零零

① 默夫是在吸湿鼻烟，每隔一会儿就要吐掉烟渣。

② 对“巴特尔”的简称。

③ 一种湿鼻烟。

星星地挂着些白旗。那些窗户黑乎乎的，周围镶着一圈锯齿状的碎玻璃，配上白旗，远远望去，仿佛一幅幅怪异的钩针编织图案。外墙刷过石灰的房屋，在阳光下变得越来越白。笼罩在底格里斯河上方的薄雾逐渐消散，让整座城市显露了一丝生气。从南边的山坡吹来阵阵微风；随风摇曳的绿色雨篷上方，白色的停战传单漫天飞舞。

斯特林拍了拍自己的手表。我们知道，那两座宣礼塔里马上就会传出阿訇用颤音高唱的祷告声，召唤虔诚的信徒进行祷告——阿訇的祷告声里满是奇怪的小调音。那是个信号，我们知道那个信号的含义：又几个小时过去了，我们离目标越来越近了，尽管对我们来说，这目标模糊而陌生，就像此地的黎明和黄昏，令人难以分辨。

“保持警惕，弟兄们！”中尉用强有力的声音低声说。

默夫坐起来，沉着地给步枪上了一点润滑油，然后推枪上膛，把枪管架到矮墙上，并居高临下，死死地盯着空地对面那些昏暗的路口和胡同。他那双蓝色的眼睛布满了血丝。几个月来，他的眼窝陷得更深了。偶尔望向他时，我几乎看不到他的眼睛，只看得到一对小黑圈，有如两个黑乎乎的小洞。我也推枪上膛，并冲他点头道：“又一天开始了。”默夫从嘴角挤出一丝微笑，回道：“继续熬呗。”

我们是在战斗刚打响的那几个小时到达那栋房屋的。当时，月亮即将西沉，月色朦胧，房屋里又没有任何灯光，漆黑一片。我们用战车撞开破旧的铁门——那扇刷成暗红色的铁门已锈得不成样子，几乎看不出哪里是原来的红漆，哪里是锈迹。战车放下活动坡

道，我们迅速下了车。第一班的几名士兵冲去屋后，排里的其他人则在屋前集结。接着，我们同时踹开两扇门，冲进屋里。里面空无一人。我们开始逐个房间搜查。步枪前端的照明灯射出道道光柱，但屋里还是非常昏暗。光柱扫过之处，飘扬着我们踢起的灰尘。有些房间里，椅子翻倒在地，窗上挂着五颜六色的编织拜毯^①，拜毯后面的窗玻璃早就被子弹打碎了。这些房间里并没有人。有些房间里，我们以为自己看到了人，于是冲暗处厉声大喊，命令他们蹲到地上，但其实根本没有人。搜查完每个房间后，我们上了屋顶，然后居高临下，监控底下那片平坦的泥土地。泥土地的对面就是漆黑一片的城市。

第一天拂晓，我背靠矮墙坐着。翻译马利克来到平坦的混凝土屋顶，挨着我坐下。天还没亮，灰蒙蒙的，就像大雪天那样。城对面传来交战的声音，但离我们还有段距离。远处不时地响起火箭弹发射、机枪轰鸣和直升机垂直俯冲的声音。听到这些声音，我们才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战争中。

“我以前就住在这里。”马利克告诉我。

他的英语说得非常好，虽然带有喉音，但并不难听。我的阿拉伯语说得很糟糕，所以经常叫他帮忙纠正：“苏克伦”（谢谢）、“阿福万”（不用谢）、“丘姆比拉”（炸弹）……他会帮我，但最后总会打断我：“我的朋友，我得说英语，我要练习。”战前，马利克是名大学生，读的是文学专业。大学关门后，就来给我们当翻译了。他每天脸上都蒙着长至脖子的面罩，下身穿一条破旧的卡其布便裤，外面穿一件褪了色但看着好像刚熨过的大袍。马利克从不解下面

① 祈祷时用来跪拜。

罩。我和默夫曾问他为什么不解下面罩，他用食指沿着面罩的下摆比划了一圈，回答：“要是发现我在帮你们，他们会杀了我的，他们会杀了我全家的。”

自我们上了屋顶，默夫一直在对面帮中尉和斯特林架设机枪。这时，他猫着腰，压低身子，小步跑了过来。看着默夫移动的身影，我发现荒凉的沙漠让他感到很不自在；发现不知为何，衬着远处连绵起伏的低矮山坡，河滩上那些干枯的荒草显得更加荒凉了。

“嘿，默夫，”我说，“马利克以前就住在这里。”

默夫迅速弯下腰，挨着墙坐下，问：“哪里？”

马利克站起来，指向一片房屋。那些房屋排列得非常整齐，构成一个近似长方形的狭长区域，看着有点奇怪。那片房屋就位于空地的对面，从那里到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负责的区域。距塔法市边缘稍微再远的地方有片果园。城市周围，一些油桶和几堆垃圾烧了起来，并且转眼工夫，就莫名其妙变成了熊熊大火。我和默夫没有站起来，但能看到马利克指的地方。

“以前，阿尔谢里菲太太总在这块地上种风信子。”马利克说着，像集会时台上的领导那样，大张开双臂，比划了一下。

默夫伸手拉了拉马利克的大袍袖子，说：“小心点，大个子，别暴露了。”

“她是个非常古怪的老寡妇。”马利克双手叉着腰，目光因为疲惫而显得呆滞。“这里的女人都嫉妒她种出那么好看的花，”马利克大笑着继续说，“她们说她用了妖法。”他停了一会儿，把双手放到我和默夫倚靠的土墙上。“那些花全都在去年秋天的战火中烧毁了。今年，她不种了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突然停住了。

我努力想象当地人的生活，但怎么也想不出来，尽管我们曾在

马利克所说的街道上巡逻，在低矮的土屋里喝过茶，我还握过住在土屋里的那些老头和老太太布满青筋的手。“好啦，哥们儿，”我说，“再不蹲下来，你就要吃子弹了。”

“可惜你们没有看到那些风信子。”马利克说。

就在这时，突然枪声大作。从对面那些房屋所有的阴暗处喷出无数道火舌，而看不见的子弹更是多得多。那些子弹呼啸着冲我们飞来，最后砰砰地打进泥砖和混凝土里。我和默夫没有注意到马利克被击中，但我们的军服都溅上了他的血。接到停止射击的命令后，我们从矮墙上俯视下面，看到马利克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尘里，周围是一大摊血迹。

“他不算吧？”默夫问。

“我觉得不算。”

“现在的数字是多少？”

“九百六十八？九百七十？得回去查一下报纸才能确定。”

对于自己的冷漠，我那时一点也不感到惊讶，因为当时，死人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此刻，我正在蓝岭^①，身处搭在清澈小溪之上的小屋里，温暖而安全。反思自己二十一岁那年的心境和行为，我只能对自己说，我当时必须那样想、那样做。我得活下去，而为了活下去，我就得擦亮眼睛，密切注意真正需要注意的。我们只会注意罕见的事物，但当时，死亡是司空见惯的，罕见的是刻有你名字的子弹和特意为你埋下的简易炸弹。只有这些，才会引起我们的

^① 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。

注意。

从那以后，我很少想起马利克。他只是我人生中的匆匆过客。虽然当时，我还无法确切地表述出来，但一直以来，我被灌输的思想是：战争是巨大的融合器，在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方面，世上再没有什么能比得过战争。放屁！说战争是巨大的“唯我论者”制造机还差不多：你今天打算怎么救我的命？死也许是一种方法。要是你死了的话，我就有更大的机会活下去。真相是，你什么也不是，只是无数军服中的一套和茫茫沙尘中的一个数字。说不清为什么，我们当时觉得那些数字是一种符号，代表我们是无足轻重的。我们误以为要是做个普通人，我们就不会死。所以，在越来越长的死亡名单上看到死者的半身照时，我们总觉得他们是特别的。（报纸的死亡名单上，死去的士兵都有一个数字，说明他们是第几个死的，而那些数字的旁边则整齐地排列着他们的照片，显示出这是场有序的战斗。）我们的脑中偶尔会闪过一个念头：对于死去的那些人来说，来到伊拉克的很久以前，他们的名字就已经上了死亡名单；一拍了半身照，给了编号，分配了驻地，他们就已经死了。中士伊齐基尔·瓦斯克斯，二十一岁，来自得克萨斯州拉雷多市^①，七百四十八号，在伊拉克巴古拜市遭到轻武器袭击，不幸身亡——看到这条信息，我们确信那人其实早已是“行尸走肉”，在得克萨斯州南部游荡了多年。我们觉得在从美国来伊拉克的 C-141 运输机上，他就已经死了；要是飞越巴格达的途中，那架 C-141 运输机出现了颠簸和偏航，他完全用不着惊慌。根本没什么好怕的，命中注定的那天到来之前，他想死都死不了。对下面这个人来说，也是一

^① 位于得克萨斯州南部。

样：医务兵米丽亚姆·杰克逊，十九岁，来自新泽西州特伦顿市，九百十四号，在伊拉克萨马拉市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遭到迫击炮袭击，不治身亡。对此，我们感到很庆幸——不是庆幸她死了，而是庆幸我们没死。她是去营房背后晒刚洗的军服时被迫击炮击中的。真希望在那之前，她一直过得很开心，并利用自己的“特殊身份”做了很多事。

当然，我们错了，最大的错误是想当然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的很荒唐：当时，我们以为只要别人死了，我们就能活下去；某个特定的时间只会死一个人，那人死了，我们就不用死了。我们不知道死亡名单是无限的，还以为死亡人数不会超过一千。我们从没想过，自己也可能是“行尸走肉”。受当时那种想法的影响，我过去一直觉得，做或不做某个决定，可能导致自己的名字会或不会被列入死亡名单。

现在，我知道其实并非那么回事。根本没有刻着我或默夫名字的子弹，也没有特意为我们制作的炸弹。任何一颗子弹或炸弹都有可能杀死我们，就像杀死其他人一样。我们不是命中注定可以逃过一劫的。现在，我已不再想下面的事了：要是当时，脑袋稍微向左或向右偏上几厘米，我就被子弹击中了；要是当时，行军速度每小时快了五千米或慢了五千米，我们就踩上简易炸弹了。事实上，我从未被子弹击中，也没有踩上简易炸弹。我并没有死。可是，默夫死了。虽然当时并未在场，但我坚信，捅死默夫的那些肮脏的刀子上肯定写着“致相关人士”几个字。不管活着还是死了，我们都只是普通人，彻头彻尾的普通人。不过，我情愿相信：那时，我还有一点同情心；要是之前有机会见到那些风信子，我可能就注意到它们了。

马利克的尸体就横在房屋墙脚处，扭曲而破碎，但我一点也不感到震惊。默夫递给我一支烟，我们再次趴下来。不过，马利克的话令我想起了一个女人，怎么也忘不了——那女人曾用缺了口的小杯子招待我们喝过茶。那段记忆仿佛遥远得难以企及，埋在沙尘里，等着有人用刷子刷去沙尘，好让它重见天日。我记得那女人红着脸冲我们微笑，非常漂亮，尽管她已经一大把年纪了，腆着大肚子，只剩下几颗黄牙，皮肤有如夏天干裂的土块。

也许，本来就该有一片风信子，而不是像我们攻占那栋房屋时那样，也不是像马利克死后的四天里那样。马利克死后的四天里，随风摇曳的青草被烈日晒干，被大火烧没了。集市上身穿白袍、熙熙攘攘的人群不见了。有些人倒毙在城中的各个院子和纵横交错的胡同里。剩下的人——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、健全的、伤残的——或走，或坐慢悠悠的大篷车，或开黄白相间的老爷车，或坐骡车，或两三个一块赶路，纷纷出城逃难。整个塔法市就留下了这些毫无生气的生命。我们实施宵禁的夜晚，他们低着头，经过我们的大门、路障和炮台，逃向九月干旱的山区。夜色中，他们好像一条斑驳的彩带，渐行渐远。

底下的房间里，无线电嗞嗞作响。中尉正在轻声向上级汇报情况。“是，长官，”他说，“明白，长官。”我肯定，中尉的报告会逐级上报，最后，某地某间温暖、干爽、安全的屋里，某人会听到：十八名士兵整夜都在监控塔法市的各条胡同和街道；一块沙尘飞扬的空地上躺着多少多少敌人的尸体。

无线电的蜂鸣声消失，连接屋顶的楼梯上响起中尉蹑手蹑脚的